

鲁迅

# 鲁迅译文选集

## 短篇小说卷

上海三联书店

# 鲁迅译文选集

## 短篇小说卷



上海三联书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鲁迅译文选集 / 鲁迅译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07. 7

ISBN 978-7-5426-2327-0

I. 鲁... II. 鲁... III. 鲁迅—翻译—文集 IV. I210.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7226 号

**鲁迅译文选集**

---

译者 / 鲁 迅

责任编辑 / 黄 韬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http: // www. sanlian. com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 com. cn
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650 千字

印 张 / 47

---

ISBN 978-7-5426-2327-0/I · 283

定价: 79.00 元

# 目 录

## 域外小说集 1

|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
| 序言 | 3            |
| 略例 | 4            |
| 漫  | [俄国] 安特来夫 5  |
| 默  | [俄国] 安特来夫 12 |
| 四日 | [俄国] 迦尔洵 20  |
| 杂识 | 30           |

## 现代小说译丛 31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黯澹的烟霭里       | [俄国] 安特来夫 33   |
| 书籍           | [俄国] 安特来夫 48   |
| 连翘           | [俄国] 契里珂夫 53   |
| 省会           | [俄国] 契里珂夫 57   |
| 幸福           | [俄国] 阿尔志跋绥夫 70 |
| 医生           | [俄国] 阿尔志跋绥夫 77 |
| 战争中的威尔珂 一件实事 | [勃尔格利亚] 跋佐夫 95 |
| 疯姑娘          | [芬兰] 明那·亢德 107 |
| 父亲在亚美利加      | [芬兰] 亚勒吉阿 117  |

现代日本小说集 121

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挂幅       | 夏目漱石  | 123 |
| 克莱喀先生    | 夏目漱石  | 125 |
| 游戏       | 森欧外   | 131 |
| 沉默之塔     | 森欧外   | 143 |
| 与幼小者     | 有岛武郎  | 151 |
| 阿末的死     | 有岛武郎  | 162 |
| 峡谷的夜     | 江口涣   | 182 |
|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| 菊池宽   | 197 |
| 复仇的话     | 菊池宽   | 205 |
| 鼻子       | 芥川龙之介 | 214 |
| 罗生门      | 芥川龙之介 | 220 |
| 附录       |       | 226 |

短篇小说译补 231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捕狮      | 〔法国〕腓立普    | 233 |
| 食人人种的话  | 〔法国〕腓立普    | 238 |
| 一篇很短的传奇 | 〔俄国〕迎尔洵    | 243 |
| 贵家妇女    | 〔苏联〕淑雪兼珂   | 250 |
| 波兰姑娘    | 〔苏联〕淑雪兼珂   | 255 |
| 农夫      | 〔苏联〕雅各武莱夫  | 268 |
| 恶魔      | 〔苏联〕高尔基    | 281 |
| 鼻子      | 〔俄国〕果戈理    | 290 |
| 饥谨      | 〔俄国〕萨尔蒂珂夫  | 314 |
| 恋歌      | 〔罗马尼亚〕索陀威奴 | 329 |
| 村妇      | 〔保加利亚〕伐佐夫  | 348 |

## 域外小说集



## 序 言

《域外小说集》为书，词致朴讷，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。特收录至审慎，移译亦期弗失文情。异域文术新宗，自此始入华土。使有士卓特，不为常俗所囿，必将犁然有当于心，按邦国时期，籀读其心声，以相度神思之所在。则此虽大涛之微沔与，而性解思惟，实寓于此。中国译界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。

己酉正月十五日。

## 略 例

· 集中所录，以近世小品为多，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。又以近世文潮，北欧最盛，故采译自有偏至。惟累卷既多，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，使符域外一言之实。

· 装订均从新式，三面任其本然，不施切削；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。前后篇首尾，各不相衔，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，类聚成书。且纸之四周，皆极广博，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。

· 人地名悉如原音，不加省节者，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，留其同响；任情删易，即为不诚。故宁拂戾时人，移徙具足耳。地名无他奥谊。人名则德，法，意，英，美诸国，大氏二言，首名次氏。俄三言，首本名，次父名加子谊，次氏。二人相呼，多举上二名，曰某之子某，而不举其氏。匈加利独先氏后名，大同华土；第近时效法他国，间亦逆施。

· ！表大声，？表问难，近已习见，不俟诠释。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，或语中辍。有直线以表略停顿，或在句之上下，则为用同于括弧。如“名门之儿僮——年十四五耳——亦至”者，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；而儿僮之年，乃十四五也。

· 文中典故，间以括弧注其下。此他不关鸿旨者，则与著者小传及未译原文等，并录卷末杂识中。读时幸检视之。

# 漫

[俄国] 安特来夫

## 一

吾曰，“汝漫耳！吾知汝漫。”

曰，“汝何事狂呼，必使人闻之耶？”

此亦漫也。吾固未狂呼，特作低语，低极聳聳然，执其手，而此含毒之字曰漫者，乃尚鸣如短蛇。

女复次曰，“吾爱君，汝宜信我。此言未足信汝耶？”遂吻我。顾吾欲牵之就抱，则又逝矣。其逝出薄暗回廊间，有盛宴将已，吾亦从之行。是地何地，吾又安知者。惟以女祈吾莅止，则遂来，观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终夜。众不顾我，亦弗交言，吾离其群，独茕然坐室隅，与乐工次。巨角之口，正当吾坐，自是中发滞声，而每二分，辄有作野笑者曰，呵——呵——呵！

白云馥郁，时复近我，则彼人也。吾不知胡以能辟除众目，来贡媚于吾一人。顾一刹那间，乃觉其肩与吾倚。一刹那间，吾下其目，乃见颈色皎洁，露素衣华缝中。上其目，乃见辅颊，其白如象齿，发亦盛制。计惟天神，屈膝幽垅之上，为见忘于世之人悲者，始有之也。吾又视其目，则美大而靖，憬于流光，目睛蔚蓝，抱黑

瞳子。方吾相度时，其为黑常尔，为深邃不可彻常尔。特能视者又止一时，恐且不逾吾心一跃。惟所感至悠之久，至大之力，皆不前经。吾为之恟栗痛苦，似全生命自化微光，见摄于眸子，以至丧我，——空虚无力，几死矣。而彼人复去，运吾生俱行。偕一伟美傲岸者舞，吾因得审谛其纤微，凡履之形，膊之广，以至卷发回旋同一之状皆悉。时是人忽目我，初不经意，而几迫吾入于壁。吾受目，亦自平坦无有，若室壁也。

众渐灭火，吾始进就之曰，“时至矣，请导君归。”女愕然曰，“第吾偕斯人往耳。”随指一高华美丽，目不瞬及吾辈者相示。次入虚室，乃复吻我。吾低语曰，“汝谩耳。”而女对曰，“今日尚当相见，君其访我矣。”

及吾就归路时，碧色霜晨，已见屋山之背，而全衢止二生物，其一御者，一我也。御者坐而沉思，首前屈，吾坐其后，亦垂首至匈。御者自有其思，吾亦自有，而吾辈所过长衢垣后，睡者百千，又莫不自具所思，自见所梦。吾方思彼人，思彼人谩，复思吾死，时则若崇垣之浴曙色者，实已前见吾死，故其森然鹄立有如此也。吾殊不识御者何思，亦不识睡垣阴者何梦，而吾何思何梦，人亦弗能知。时经大道，既长且直，晨光登于屋脊，万物未动，其色皓然，有冷云馥郁，忽来近我，接耳则闻笑作滞声曰，呵——呵——呵！

## 二

彼人竟弗至，吾期虚矣，暮色降自旻天，而吾殊弗知如何自昏入夕，夕复入夜，一切特如一遥夜，思之栗然。吾惟运期人之步，反复往来，第又不敢近吾欢所居，仅往来相对地而止。每当面进，目必注琉璃小窗，退则又延佇反顾者屡。雪华如针，因刺吾面，而针复铄冷且长，深入心曲，以愆期之嗔患苦恼，来伤吾心。寒风起于白朔，径趣玄南，拂负冰屋山，则挟雪沙俱下，乱打人首，复扑路次

虚镫，镫方有黄焰茕茕，负寒而伏。伤哉焰也！黎明而死耳。以是则得吾怜，念彼乃必以孤生留此道上，况吾亦且去矣。居孤虚凜冽中，焰颤未已，而雪华互逐，正满天下也。

吾待彼矣，而彼乃弗至，时思孤焰与我，殆有甚仿佛者，独吾镫未虚已耳。前此往来大道，已见行人。往往窃起吾后，渐过吾前，状巨且黯，次忽没入白色大宅之隅，旋灭如影。而隅次行人复见，益益密迹，终又入缟色寒空而隐。人悉重裹，弗辨其形，且寂然，甚与吾肖。意往来者十余人，盖无不类我矣。皆有待，皆寒冻，皆寂然，又方深思，悲哀而闷。

吾待彼矣，而彼乃弗至！

吾不知陷苦恼中，胡为不泣且呼也！

吾不知胡以时复大乐，破颜而笑，指则拳曲如鹰爪，中执一小者，毒者，鸣者，——厥状如蛇，——漫也。漫蜿蜒夺手出，进啗吾心，以此啗之毒，而吾首遂眩。嗟夫，一切漫耳！——

既往方在，方在将来之界域泯矣。时劫之识，如吾未生，与吾生方始，其在我同然，无不似吾常生，或未生，或常生既者。——盖吾未生与吾生方始时，彼实已君我。而思之尤殊异者，乃以彼为有名与质，有始与终。然不也，彼安有名，彼特常漫，彼特常令人待而弗至耳。吾不知吾何忽破颜而笑，时雪镞方刺吾心，接耳则有笑作滞声者，曰，呵——呵——呵！

逮吾张目，乃见巨室明窗出青赤舌作微语曰，“汝见逛矣。当汝孤行期待惆怅时中，彼方在是，妖冶漫谄，与伟美丈夫之侮汝者语。使汝能疾入杀之，则甚善，缘汝所杀，特漫而已。”吾力握匕首，莞尔答曰，“诺，誓杀之。”而窗愀然目我，又愀然言曰，“汝弗能杀，盖汝手中匕首，漫亦犹彼吻也。”时吾影已失，独小黄焰尚战栗于冽寒断望中，与吾并留道上。寺钟忽动，声泣且颤。雪华方狂踊，则排之直度皓气。吾计其数，乃哑然，钟凡十五击，盖萧寺已古，钟亦如之，其指时虽诚，击乃恒妄，每迫守伺者疾登，急掣其痉挛之槌止之。嗟此耆艾战栗悲凉之音，自且制于严霜，抑又为谁漫者？如

是徒漫，不甚愚且惨耶！

未击已，宅门随辟，有华美者降阶，吾仅见其背，顾立识之，此骄蹇之状，昨已视之审矣。吾又识其步，视昨益轻，且有胜态。因念昔者自出此门，步亦常尔，盖凡有男子，使方自善漫女子之唇，得其歇唆，则步之为状皆然矣。

### 三

吾切齿迫之曰，“语我诚！”而面目依然如冰雪，惊扬其眉，顾盼亦复幽闼不可彻，曰，“吾尝漫耶？”彼知吾不能示之漫，则仅以一言，——以一新漫，——摧吾覃思弘构，俾无子遗。吾固期之，彼亦终尔。其外满敷诚色，而内乃暗然，曰，“吾爱君，——吾悉属汝，非耶？”

吾居遥在市外，大野被雪，进瞰幽窗，环野皆黢黯，此外亦惟黢黯屹立，茂密无声。野乃自发清光，如死人面目之在深夜。——巨室盛热，一烛方然，其红焰中，死野又投以碧采。吾曰，“求诚良苦，苟知此，吾其死矣。顾亦何伤，死良胜于罔识。今在汝拥抱歇唆中，独觉漫存，……吾且见诸汝眸子，……幸语我诚，则吾亦从此别矣。”顾彼默然，目眖眖直贯吾心，撕裂吾神魂，第以探奇之心视我。吾乃呼曰，“答之，不者杀汝。”曰，“趣杀我，吾生亦太久矣。特汝以迫拶求诚，误亦甚哉。”吾闻言长跽，握其手，泣祈相感，——并以求诚，彼则加手吾顶曰，“可怜哉！”吾曰，“幸柔汝心，吾但欲知诚耳。”遂视其额，思此薄壁之后，诚乃攸居，因不觉作异念，顿欲披其头颅，俾得见诚于此。而跃然隐匈次者，心房也，——又安得以此爪裂其匈，俾一观人心何状。时红焰突发悲光，下然及跋，四壁渐入暗中，寂漠悲凉，怖人欲绝。

女低语曰，“可怜哉！”

黄焰忽转作青赤光，一闪而灭，全室黯然。吾已不见彼人颜色，特觉有纤手触肤，遂亦并忘其漫。吾阖目，去想离生，只觉其

手，而手乃诚甚。在幽靖中，独闻私语怅然曰，“君拥我，吾甚怖也。”——次复幽靖，次私语怅然又继之，——曰，“君求诚耶？顾我岂知诚者？吾岂自不欲知诚耶？幸护我，吾甚怖也。”逮吾张目，而微黯已苍皇离罟罟，渐集垣上，继乃自匿于屋角。有巨物作死色，临窗来窥，似死人二目，冷如坚冰，来相踪迹。吾辈乃战栗互抱，女则低语曰，“吁，吾甚怖也。”

## 四

吾杀彼矣。吾既杀彼，且目击其僵死，当窗横陈，白野外曜，则加足尸上，笑屑屑然。

咄，此笑岂狂人耶！吾所为笑，以匈臆朗然，呼吸顿适，且中心闾彻，蛊之啮吾心者亦坠耳。吾乃屈身临彼人之上，观其目，此巨而憬于流光者，时已洞辟，既大且浊，状如蜡人，吾能以指开阖之，绝不生怖。盖此幽黑瞳子中，已无复药叉，司谩谗疑忌，且啜吾血者寓之矣。比人牵我行，吾复失笑，众遂恟惧，多毕瑟退去，或则先来相吓，顾其目一与吾目大欢喜光遇，辄又变色止立，足若丁于大地者。

曰，“狂人也！”吾知众作是言，盖自谓已解幽隐之半，而一人独不然。其人肥壮和易，颊如渥丹，乃以他辞目我。顾此辞也，则沉我九渊，目亦弗睹光曜矣。曰，“此可怜人也！”言时至有情，不为恶谑，盖吾已前言之，是人固肥壮而和易者耳。

曰，“此可怜人也！”

吾呼曰，“否否，汝不当以是名我！”吾不知胡为狂呼，则自缘不欲令斯人怅恨耳。而众鰕生之谓吾狂者，乃又大怖而叫，吾视之啗然。

迨众牵吾出陈尸之室，吾即迹得此肥壮和易人，断断作大声曰，“吾实福人！唯唯，福人也！”

而此诚甚……

## 五

吾幼尝见豹动物苑中，致碍构思之力，且梗塞吾思久久。此豹甚异他兽，状不惘然，或怒目睨观者，特往来两隅间，由此涉彼，行迹反复相同，合于算术。胁黄金色，每行必触槛阑之一，不及他阑，其首下锐，颓俯而行，目不旁睽。槛前聚观者，或谈或笑，而豹往来自如，视众人蔑尔。众对此阴沉不可救之生象，哂者二三，其太半状乃甚虔，色甚闳，喟然径行，次复反顾而叹，若已悟世所谓自由人，阴实有类于桎兽者。迨吾长而读书，且闻人言无穷之事，则陡念此豹，似无穷暨其苦恼，吾已蚤识之矣。

而今者已亦往来石桎中，弗殊此豹矣。吾行且思，……行两隅间，由此涉彼，思路至促，所思亦苦不能申，似大千世界，已仔吾肩，而世界又止成于一字，是字伟大惨苦，漫其音也。时则匍匐出四隅，蜿蜒绕我魂魄，顾鳞甲灿烂，已为巴蛇。巴蛇啗我，又纠结如铁环，吾大痛而呼，则出吾口者，乃复与蛇鸣酷肖，似吾营卫中已满蛇血矣。曰“漫耳。”

吾行且思，足次缙色之地，俄乃化为深渊，其底不可极，吾足若蹈虚，身亦越烟雾昏冥，出于天外。旬作一息；则深处徐起反响，闻之栗然。响既徐且嘶，似本历劫相传，而每一刹那，辄留其力少许于烟雾质点中者。吾知其物固如迅风，能拔大木，顾入吾耳，乃不过一低语，曰“漫耳。”

低语怒我，顿足叱之曰，“诎复有漫，吾杀之矣。”言已疾退，冀答不入吾耳，而答仍徐出深渊中，曰“漫耳。”

嗟夫，吾误矣！吾杀女子，而使漫乃弗死。吁，使未以祈求讯鞠，黏诚火于汝心，则慎毋杀女子矣！吾往来桎之两隅，由此涉彼，反复思且行。

## 六

彼人之判分诚漫也，幽暗而怖人，然吾亦将从之，得诸天魔坐前，长跪哀之曰，“幸语我诚也！”

嗟夫，惟是亦漫，其地独幽暗耳。劫波与无穷之空虚，欠申于斯，而诚不在此，诚无所在也。顾漫乃永存，漫实不死。大气阿屯，无不含漫。当吾一吸，则鸣而疾入，斯裂吾匈。嗟乎，特人耳，而欲求诚，抑何愚矣！伤哉！

援我！咄，援我来！

# 默

[俄国] 安特来夫

## 一

五月之夜，仓庚和鸣枝上，月光皎然，牧师伊革那支时则居治事之室。其妇趋进，色至惨苦，持小镫，手腕战动，比近其夫，乃引手触肩际，呜咽言曰，“阿父，盍往视威洛吉伽矣！”

伊革那支不顾，惟张目上越目镜，疾视久之。妇断望，退坐于榻，徐曰，“汝二人……忍哉！”其语至末辞，声乃甚异，颜色亦益凄苦，似以表父女忍心何似者。牧师微笑，渐起阖书，去目镜，收之匣内，入思颇深，黑髯丰厚，星星如杂银丝，垂甸次作波状，应息而动。已忽曰，“诺，然则行矣。”其妇亦疾起，惴惴语曰，“汝盖知彼何如者，阿父，汝幸勿酷也。”

威罗楼居。木阶至不宽博，曲为弓形，且受伊革那支足音，声作厉响。伊革那支体本修伟，因必屡俯以避牴，而阿尔迦·斯提斑诺夫那素衣拂其面，则辄复颦蹙，色至不平，盖已知今日之来，将不获善果如前此矣。

威罗袒其臂，引一手复目，一则陈素衾之上，漫问曰，“何也？”神气萧索，状亦漠然。母呼之曰，“威洛吉伽，……”顾忽鸣